



蓄水湖中捕魚

農場保護野生動物

兼收漁獵之利

在美國，野生動物的收獲，證明能和農業共存，並同樣的獲利。由於美國政府土壤保持專家和生物學家的研究和鼓勵，美國農民採用「土壤管理」技術的，已愈來愈多，即提倡獵獲野生動物，相當於一種「現金作物」。

這種雙重收穫的一個成功例子，是范史屈坦兄弟經營的農場，他們的農場有一千英畝大小，約合四百公頃，位於威士康辛州東部。他們的農場不僅生產玉米和大豆，並且有麝鼠和野鴨的收益。他們使用一種設計精巧的堤、溝和抽水機設備的系統，將濕地和乾地分開。

三十五年前，范史屈坦兄弟在低濕地區買進一座農場，這塊地常被附近一道河流淹沒，洪水淹毀了他們的玉米和牧草，也傷害到他們的野生動物。野鴨的巢被沖走，水池的水在夏季乾涸時，魚類便被困住而死亡。范氏兄弟對於野生動物和魚產方面的收益，和作物一樣的重視，激起他們以興築堤溝的方式，分開野生地和作物地。溝中的水可用抽水機越過堤背，抽到野生地區去。

范氏兄弟在他們的野生地上大事改良，建造了

好幾哩長的水平溝，和十一口池塘。他們每年以三十五英畝（約十四公頃）的地來種植食糧。

為了更進一步的改善他們作物土地的排水，他們聯合了八家鄰居農友，興築了一組設有抽水站的排水口。現在，他們已擁有近五十哩（八十公里）的堤和溝，還有八座抽水站。范氏兄弟現在有豐富的玉米和大豆，還有許多的野生動物。

范史屈坦在他們六百四十英畝（二百五十六公頃）的野生地上，每季捕提到約三千隻麝鼠，三十五到五十隻貂。還有二十五名從附近城市來的獵人，每人付給他們二百美元，取得獵野鴨的權利。他限制獵人的數目，以保護這種禽類不至絕種。在獵鴨季節開始前的一個秋天，約有八千隻鴨子在范家的野地上覓食。

加利福尼亞州玉羅郡的農民和獵人，在美國土壤專家的計畫，和當地一個「戶外運動者俱樂部」的協助下，也獲得這一種雙重的收益。

約在十五年之前，有一萬名獵人蜂擁到玉羅郡，在開放給戶外運動者打獵的農場上，獲得了三十六萬二千五百隻雞。後來的幾年，農作的習慣改變——更多的作物和自由栽培的草類的種植——使野生動物失去天然的屏障和食物來源。在田地上，只有極少數的雞、鵝和兔子，極少獵人再來。這個地區的旅館和餐廳，失去了可觀的收入。

一九六二年，僅獵到三千九百隻雞，保護動物的機構和當地「戶外運動者俱樂部」，以及農友們聯合起來，設計一套計畫，改良他們田地上野生動物的棲息處所。

雖然玉羅郡的農地已經集約經營，大部份的農場還有小塊的土地，如堤岸、道路、圍籬和其他零星土地，可供野生動物棲息。這些土地都栽種了灌木，其中大部份富有各種的色彩，供給野生動物的食物以及隱蔽之所。

「行栽作物」土地和果園種着攀帕斯草、矮生藍橡樹、各色薔薇等植物。有些農場並設有鵝鴨的棲木、低矮的木樁，以及鵝鴨飲水器的設備。一年有二十個農場繼續加入這一項計畫，場主們每年平均種植七千株植物。

有的農場專闢一個小區域，作為野生動物的庇護所，供大家觀察野生動物。一個大的庇護所，面積達五千英畝（二千公頃），包括未開發的河谷和毗連的作物地在內。（陳譯自 USIS Feature）

* * *

泰緬邊境見聞

我剛從達省回來，這是泰國最西部一省，靠近緬甸，在一座名叫姆柔的山上設有試驗場，也在作蔬菜採種。那裏海拔八五〇公尺，較沿左（Ma-Lo）和右（Fang）都高，對於蔬菜採種更為理想。那裏有三族山胞，一是姆柔，一是苗，另一是俚臘，以俚臘的女子最美。他們的山胞，在山間砍伐樹木，開墾出來種水稻，幾年後土地失去生產力，就捨棄他遷。因濫墾造成大量土壤流失，同時大種其鴉片，以圖厚利。泰國政府屢想要他們定居下來，但總沒有辦法，因有共產黨煽動，常常下山搗亂。

我也到緬甸玩了一個下午，從一個鄉村名叫滔索（Ma-So）的，渡過一條河就到了緬甸境內。緬甸景象蕭條，他們實行社會制度，沒有大商店，沒有飯店，食物都是配給制。一個市民每隔二星期可以購買柴米油鹽等物一次，每次可購白米二十罐（用一空罐頭量米）大概也足夠食用。有親戚朋友來，如果招待吃飯，自己就會餓肚子。怪不得我們渡河過來，不見警察前來查問，在這樣一種制度下，外來的人怎樣生存？

緬甸人啤酒當水喝，也是公賣。泰幣在緬境內也通用，緬甸人希望有泰幣收入，以便過河到泰國來購物。緬甸的女孩子黧黑，皮膚粗，高鼻子黑髮，很少見到秀氣的。我們在一家政府開設的啤酒店喝啤酒，和經理談天。他說在緬甸，七五％人民懂英語，所以泰國人有親戚在緬甸，而又想子女學英語的，就送他們到緬甸來就學。從房屋和人民服飾上看，他們似乎很貧窮，大部份房屋都是樹皮蓋的屋頂，或者用洋鐵皮，很像我們的田間看守作物的草寮。我所遇到的緬人，多半面有菜色，沒精打采，毫無朝氣。（蔡致謨寄自泰國清邁）